

夫人更是有膽有識

第八軍是日本投降前，完成全部美械裝備的少數部隊之一，再加李彌智勇俱全，統馭有方，故戰力強大，本可與邱清泉、胡璉等部一樣，縱橫中原，建立汗馬功勞。無奈受共謀劉斐操縱，嚴重犯了「以上對四圍」之錯失（七十三軍空

運濟南，也犯了這種過錯）。初期在濰縣保護鐵路，面對土共，繼又調至煙臺、龍口望海。致在戡亂戰爭關鍵階段，除被動守住臨朐，重創陳毅部外，無機會發揮戰力，作更多的貢獻。到大局已不可為時，始調到主戰場——徐州。但獨木已難支大廈，結果，與邱清泉、孫元良兩兵團，被圍於蕭縣、永城地區，讓共軍來個一鍋端。惟此

役之敗，李彌毫無責任。李彌後由滇緬邊區來臺，限於環境，無機展佈所長，於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七日病逝臺北。李彌夫人龍慧慧女士亦有膽識，盧漢叛變李彌被扣時，她身入虎穴，往返交涉，傳達信息，最後還身為人質，換釋李彌，一年後才遠離昆明，到達滇緬邊區。李彌的部屬對她很敬重，稱她龍先生而不似一般稱李夫人。

一代奇人張大千

·王成聖·

張大千飽受中華文化薰陶，具備開拓萬古的胸襟，廣納眾流的氣度與節操凜然的行誼。一生追求至愛、至善、至美，不愧是凝聚文化精髓的一代奇人。徐悲鴻推許張大千為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，葉遐庵也說他是「趙子昂之後第一人」，紐約世界美術協會公舉他為「當代第一大畫家」，王世杰評論張大千的藝術造詣路程則為「漸修而得道的，而非頓悟而入道的」。凡此都是單從藝事成就上加以肯定，如欲更進一步瞭解這位一代奇人的真面目、真精神、真氣韻，尤須自更廣泛而深入的角度有所體會，名作家戚宜君先生的「張大千外傳」恰合其份，兼見精闢獨到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圓滿的答案。大凡執筆為文，首先必須有豐富的素材，其次更要靠作者深湛的學養，然後才能寫出動人的篇章，緊扣讀者的心弦，成為感人的作品。「張大千外傳」完全符合了上述的條件，對這個多姿多采，迥異常人的書中主角，旁徵博引，夾敘夾議，鞭辟入裏，意趣橫生，使讀者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，的確是傳記文學

中一枝璀璨的奇葩。

正確說來，張大千應該是一位天才詩人，傑出的畫家，貪婪的饕餮客，更是一位真正的大名士，古怪的奇人。他的詩文灑筆生香，清越而富韻緻；他的繪畫橫塗豎抹，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；他酷嗜美食，嗜盡了人世間的珍饈美饌；他無拘無束，飄然於天地之間；他經常是寅吃卯糧，身無分文，但却揮金如土，從不吝惜；他實在是一個最富有的窮人，更是一個最窮困的富豪。承繼了古典文學的飄逸氣韻，加上張大千自己的穎悟與創意，使得他在吟哦之間，佳句迭出，意趣深遠。而其文章更如高山流水，清新而感人。特別是遍歷名山大川，揣摩古今中外名畫家的優點與長處，兼容並蓄，推出陳新，使他的藝術成就順理成章的達到了，巔峯地位。非常奇怪的是：一般人等到衣食豐足之後，反而無福消受；而張大千却是一個愛吃而且能吃的人。他一生口福不斷，連古今帝王都不得不得不甘拜下風。這個人有他堅定不移的做人態度，基本上絕不逾越中國傳統

的禮教範疇，但是日常的生活舉止則我行我素，不為世俗的細微末節所約束；一頂東坡軟帽，一襲寬鬆錦袍，一枝普通竹杖，配上美髯拂胸，飄然來去，說他是山林高僧亦可，說他是芸芸眾生中的王侯也行。在日常酬酢中，他在名卿鴻儒之間，固然光芒逼人；而則身於販夫走卒裏面，亦能笑逐顏開，得其所哉。他有廟堂人士的風範氣度，更具江湖奇士的放蕩情懷。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錐」，「滿架皆寶，一身是債」，都是張大千經濟狀況的最佳寫照。他的人生哲學是「隨時當自己明天就死，能享受便及時行樂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即使家無隔宿之糧，照樣出手闊綽。」常喜書寫這樣一副對聯贈人——「佳士姓名常掛口，平生饑寒不關心」。他享盡了榮華富貴，也時常遭遇忍饑挨餓的窘迫，但他却絲毫不繫於心。戚宜君先生認為張大千的才情、聲華、成就與風格是多方面的，幾乎囊括了中國五千年來許多著名文人的綜合形象與風範，因此他不僅是一個時代的標竿，更是一個現代的古人，而且也是承傳中華文化與精神的典範。在「張大千外傳」於「中外雜誌」上連載期間，讀者佳評如潮，值效單行本出版前夕，因而樂為之序。